

浮生三记

● 沈君山

著

做我所能，
爱我所做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浮生三记



沈君山

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·北京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2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三记 / 沈君山著. — 北京 :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20. 2

ISBN 978-7-5139-2668-3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1541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-2019-7040 号

中文簡體版透過成都天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代理, 經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獨家授權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發行。非經書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複製、轉載。

浮生三记

FUSHENG SANJI

出版人 李声笑
著者 沈君山
责任编辑 王 颂
封面设计 尚燕平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8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2668-3
定 价 48.00 元

《浮生三记》新版序

《浮生三记》是我中风后写的第一本书。在准备出版《浮生再记》（浮生系列之三）时，九歌的主编告诉我，《三记》卖得还不错，还有些各个名家的书评，本身就是好文章，包含进去，可以出新版了，这是值得欣慰的，当然马上同意。

中风之初，医生看我是一个理性的病人，为了让我好好地规划余生，就老实告诉我，五年内发生中风的可能性大约是百分之五十，照这样算，今天我早已过了“半衰期”（half life）了。确实，这几年“天年”是过得生趣盎然的。我原是一个喜欢活动的人，有时可能太过活动，病后被迫蛰居清华，采取“稳定压倒一切”的策略，身体既然好不起来，就努力使它不至于坏下去，现在我的生活起居已经规律化，除了每周一两次赴台北处理基金会的事，平常清晨五六点睡到“自然醒”起来，在书桌前坐下，大约

三四小时是头脑运动的时间，其中一半伏案作书，另一半时间上网看信息资料，和不知真面目的网友下棋打牌，然后吃个早餐看看报纸，上午就过去了。下午有球赛在电视上看球赛，没有球赛就看书，各式各样的书，最近才夹杂着看完《费曼手札》和科尔纽写的《马克思恩格斯传》，前者是感动地看完，后者却是一半瞌睡一半跳着地看完。照规划还应有一小时以上身体运动的时间，主要是去大操场散步，但是常常偷懒，刮风下雨太冷太热都是不去操场的借口，不能算是一个听话称职的病人。

不管怎样，几年下来，也出了好几本书，推动参加了不少大半是科学教育方面的公益活动，大致是做到了“爱其所作，作其能作”的境界，度过不但生趣盎然而且生机盎然的六年。

当然，不是一开始就这样。中度以上中风的病人，最难熬的大概是发病两三周后一段时间。初步复健告一段落，知道了以后复原的极限。忽然地掉进一个泥淖，而且知道今后一辈子都要陷在这个泥淖中，心里是很难调适的。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几位在那段时间帮我站起来的亲友，特别是小彭——一位北京301医院（我在那儿养了两个月的病）的看护。在规划中的“浮生系列”之四中有一章“老病记趣”，会专门讲这一段经历，在此先表谢意。

新版除了订正一些文字错误，还更正一些史实。主要是最后一章“小传自述”，像清华校地的由来、田长霖有没有在篮球场上

和我们打架等等，都是当事人读了《浮生三记》之后亲口向我纠正的，在新版中以附注方式予以说明，除了谢谢他们外，我要特别说明，这本小集子只是我过去的一些散文及个人的回忆，除了有关两岸族群方面的事严肃以对仔细核正外，其他部分都是信笔而书，绝对忠于自己的记忆，也基本忠于事实，但并不是史书。

最后，我要谢谢张作锦先生（台北）、董桥先生（香港）和何怀宏先生（北京），谢谢他们同意把他们写的书评纳入新版。

2005年6月12日，中风六周年纪念日

自序

这本文集的产生非常偶然，九歌要为丽华出书，好像字数欠缺一些，正好我也有些怀旧忆往的散文，就自告奋勇地作为补篇，收集起来后，却发现两人格调太不一样，本来以为读者可以加起来，却可能会互斥，这样就会完全没有销路。但既然收集了，不出又似乎可惜，因此决定分开，各出各的；再补进几篇棋桥科普的文章，合为三记。政治教育等专论性的文章则概不纳入。

旧作选收校读完毕，准备出版了，九歌总编建议何不在后面加个年表？虽然怀疑人还活着，又无丰功伟绩，做个年表是否合适，但似亦无不可。最初只有两页，看看太枯燥了，加些叙述，就这样蔓延开来，变成近两万字的一篇文章《小传自述》，若不是出版日期已经一延再延，再发展下去，就会真成为自传了。现在或可称为自传习作，最大的收获，就是知道写传的不易，关键在“顾忌”两

字。做人要有顾忌，无顾忌的人是不可交也不可用的。但写传不宜有顾忌，一有顾忌，有些事，尤其关键的事，只有避而不谈或谈而不真，胡适之一生劝人写自传，而且要“说老实话”。但说老实话谈何容易，汉朝的王充，因为说老实话，他的著述《论衡》被正统学者骂了两千年；而他的自记因为叙述家世，被刘知几在《史通》里批判“盛矜于己，而厚辱其先”，就是适之先生自己，也有一段故事（见234页）。

因为这层顾忌的矛盾，衍生出著者和读者的矛盾，读者喜欢看喜欢知道的，著者不一定愿意写，著者写了，自以为得意重要的，读者不一定喜欢看。这样，又衍生出著者和出版者间的矛盾，因为顾忌，著者对其所著，难免改、撤、拖，而尤其“撤”“拖”，最令出版者心疼头痛。

走笔至此，我要特别感到惭愧地谢谢高希均、王荣文、张作锦诸好友，一听到我退休，他们就劝我写书。两年来签了包括自传在内的四份合约，这些合约，还没有交卷，现在听说我要先和九歌出书了，还特别诚恳地说，只要好书，谁出都是一样。面对这样有气度的朋友出版者，真希望这本习作能不负所祝，但习作总归只是习作，真正的自传，我一定会努力交卷履约的。

2001年2月

于台湾清华大学

目 录

《浮生三记》新版序 / 01

自序 / 05

人 文

打菩萨 儿时琐事一则 / 003

花莲的白灯塔 / 010

怀念燕谋 / 020

怀念见美 / 040

万古人间四月天 胡适、徐志摩、林徽因、金岳霖的爱情与婚姻 / 059

科 学

智识的突破 爱因斯坦的故事 / 067

寻找静止的标准 / 104

哲人其萎 悼吴大猷先生 / 114

棋 桥

一著而为天下法 贺吴清源先生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 / 125

莫教浮云遮望眼 给徒弟施懿宸的一封信 / 129

卫平和我 聂卫平著《围棋人生》序 / 134

怀念魏重庆 / 150

桥游散记 / 176

余 音

“做我所能，爱我所做” 中风后与许倬云先生对话 / 187

小传自述 / 207

附录：名家书评选

台北 尚思为国戍轮台？沈君山的新书与旧梦 / 265

沈君山答张作锦 / 269

北京 渐行渐远渐无书 / 271

人 文



从一个人交的朋友，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才华和格调；
从一个人的朋友如何待他，可以看出这个人如何待人。

打菩萨

儿时琐事一则

六七岁的时候，我随着父母迁居到四川的荣昌，一个介于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小县。那时，抗战刚刚开始，荣昌还大致保持着原来的面目，外面的浪潮并没有十分地影响到它。城里铺着青石板的街道，两旁茶馆里，袍哥大爷高谈阔论地摆着龙门阵，乡间却总是在闹土匪，县长老爷忙着出城去“靖匪”，而土匪也偶尔地来围城。县城的城楼上，经常悬挂着人头，都是县老爷的战绩。从学校回家，不能避免地要经过城楼，家里来接的长工再三叮咛我，一定要闭紧眼睛，假若被挂着的人头看见你在看他，晚上是会来索命的。被他这样一说，晚上的梦里，人头果然便来索命了。

父母亲任职的单位中央农业实验所，是属于农林部的一个研究机构，初搬到荣昌时，有一年多的时候，寄居在县城外的宝庆寺。

宝庆寺是荣昌最大的庙宇，坐落在小山丘上，山脚下有一座石头牌坊，过了牌坊，便是庙产。一百多级的石阶，修竹夹道，从山脚下一直通上来，走完石阶，才到庙门，门上一块匾，龙飞凤舞“宝庆寺”三个大字，是道光年间一位进士题的。庙里古木蔽天葱葱郁郁，佛殿僧舍，有四五十间房屋，中农所借了一列偏殿，在木鱼喃喃声中，继续他们的农业研究。

宝庆寺的庙持是当地有影响的人物，几次土匪打到城门边，都没有来骚扰宝庆寺，据说就是庙持的面子。实验所借用寺屋，是中央关照下来，县长办的交涉，庙持心中愿不愿意，不得而知。但表面上大家是很客气的，所里的职员见了和尚，点头为礼，庙僧也合十作答，大家相安无事。

父亲那时担任副所长的职务，常常因公滞留重庆，母亲是麦作系的主任，每天在实验室工作。我放了学，便从石阶上一步步跳上来，有时和小沙弥捉迷藏，有时缠着老和尚讲唐僧取经。母亲在她的实验室里，摆了套小桌凳，我闹得太不像话时，就抓我进去，坐在她身旁的小凳子上，她一面写报告，一面管着我做功课。到得夕阳西下，母亲才锁了实验室的门，在禅声清唱中走下石阶。有时，我们一齐坐上等在坊门外的滑竿，有时，我只是跟在滑竿后面跳跳蹦蹦地跑。

吃过晚饭，母亲通常总帮我温习学校的功课。抗战时的荣昌，

没有电灯，只有菜油灯。平常是用两根灯芯，温习课时，加到三根，在摇曳的灯光下，母亲和我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黄昏。

小学的教科书里，搜集了很多名人童年的故事：像华盛顿砍樱桃树、司马光打破水缸救人等等。遇到这些课业，母亲便引申出去，教导一些立身处世的原则。

这些故事中，有一则是讲孙中山先生幼年破除迷信的事。大意是说：幼年的中山先生，当着村民的面，把他们崇拜的泥菩萨打得粉碎，因此破除了村民的迷信。

母亲详细地讲解这个故事，并且援引了《孟子》上的一句话：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”她解释道，缩的意思是直，自己想想道理直时，便不要顾忌世俗的反对。小时候能打破村民们迷信的偶像，大起来才能领导革命，不折不挠、不畏强权而获得最后的成功。

故事里反叛英雄的形象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引起很大的共鸣。中山先生成为我衷心崇拜的偶像。宝庆寺中笑口常开的泥菩萨，讲唐僧取经与世无争的和尚，忽然地都成为我心中要革命的对象。捉迷藏时，躲到如来佛身后，顺便就在金身上撒一泡尿，没人看见时，偷偷地去把地藏王颌下的胡子拔两根下来，在大人面前，也常常发表激进的言论：“为什么不把泥菩萨捣毁？为什么不把和尚送去当兵？”

但是，那时中农所借住人家的庙宇，已经很过意不去，母亲跟住持们招呼联络还来不及，对我的说言高论，不能十分看重，只好“小孩子不懂，不要胡说乱道”地打发过去。这使我心里很觉得委屈，总想找机会学学中山先生，做一个破除迷信的英雄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

不久以后，机会果然来了，实验所的直属上司，农林部的部长陈济棠将军，要到荣昌来视察。陈将军的尊孔礼佛是有名的，他开府广东时，胡适之南下讲学，提倡白话文，非议二十四孝，还被他训斥了一顿，限期出境。这样的故事，随着部长要来视察的消息，在寺里流传起来。所以，不但实验所紧张地准备，宝庆寺的和尚也连带兴奋。那一两个礼拜，母亲为了要在部长面前争取研究经费，忙着编列预算，撰写报告，总要弄到天黑以后才能回家。我构思着伟大的计划，也同寻常地乖，自动地去离她不远的小椅上坐着，有时怔怔地望着窗外，有时在练习簿上写上两行，母亲偶尔抬起头来，问道：“写些什么？”我答说“作文”，声调也许有些僵硬，母亲却没有注意，点点头又去忙她的报告了。

部长到的那天，全寺上下一早就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八岁的我，趁大家忙乱，拖了把扫帚，悄悄地藏到前殿正中弥勒佛的身后，一面默诵写了好几遍，且早已背熟的讲词，一面静候扬名立万的时机。不久，黑压压一群人从山门下走了上来，陈将军居中，宝庆寺

的住持、实验所的所长，还有杀土匪出名的县长，左右奉陪，母亲和几位所里的高级职员后面相随。他们慢慢走上来，我的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，对着这样威风凛凛的阵容，几乎要丧失勇气去执行那已经预想了好几天的英雄行为，但是“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母亲反复给我讲解的这句话，在心里起了作用。等大伙儿来到前殿，手中紧握扫帚，心里默念：“往矣！往矣！”就一个箭步从弥勒佛身后窜出来，先举起扫帚对准笑眯眯的菩萨一顿横扫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对愣在当地的部长、住持们尖声地大吼：“和尚、道士是封建余孽，泥菩萨是没用的泥偶，我们应该铲除……”，回首唰唰两下，“迷信尚未打倒，同胞仍需唤醒……”，又是唰唰两下。但是，精心准备的讲词还没有说完一半，部长的脸色已经从茫然变成不愉，所长的脸色从吃惊变成尴尬，县长瞪圆两眼，住持合十念佛，母亲脸色铁青，一面叱道：“笑笑！不要乱闹！”一面指示两位年轻的职员赶快拖我下来。我仗着地利，在香案上打了几个滚，用扫帚在拖我的人脸上扫出两条红痕，但年幼力弱，终于还是被捉了下来，关进母亲的实验室，纵然声嘶力竭地哭叫：“你们这些迷信的家伙，中山先生打了泥菩萨，也没有被关呀！”却只有使抱我的职员抱得更紧，然后，一把丢到实验室的角落，把窗子关得紧紧的，然后把门反锁起来。

两个钟头以后，部长参观完毕，离寺归去，母亲才到实验室